選自川沙短篇小説集《銀夜叉》

太阳和月亮

3

川沙 1985年秋 北京 南池子

——一個真實的夢中的夢

父親也眼泪婆裟地用他患了肺病的沙啞的山東口音勸説着我。

我十分害怕地看着父親那顆頭顱機器人一樣安裝在他嚴肅又嚴肅的中山服（黑色）的硬衣領上，他的下身像空的一樣在空中飄忽。

“走開！你們走開！……走！”

母親突然用兩手把外公和父親一把推到旁邊。她手里拿着一個手飾盒，高高地舉起在頭上，使勁往樓板上一摜。

“嘩啦啦啦啦……”

手飾盒摔碎了，里邊滚出來滿地的母親陪嫁的手飾……

母親從地上撿起一把明晃晃的剪刀，不由分説地一把挽過那盆子里的白布、喳！喳！喳！她幾剪刀就把那白布剪斷了。

“啊！天啦！造孽呀！這怎么得了！要觸怒神靈啊！”

有人吼起來。

“啊！天啦！嗚！嗚！……”

有人哭起來甚至插胸頓足，號淘大哭。

“别吼啦！别吼啦！你們要干什么？要干什么？你們要吃我兒子的肉嗎？你們是不是要吃我兒子的肉？！……”

母親瘋了似地歪扭着臉狂怒地嘶吼起來，她緊緊地摟抱着幾乎昏死了過去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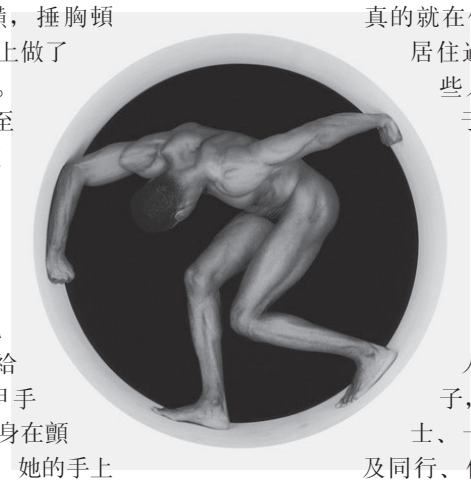
這時，我看見旁邊那些人一張張的臉，一張張老泪縱横的臉，一張張的老臉，其中也有幾個年青人，但是，那幾個年輕人，甚至包括我的親愛的細皮嫩肉的黨小組長的她，都在那一瞬間在臉上爬滿了皺紋……甚至，甚至從嘴里和好多人一樣，伸出幾顆白森森的獠牙！

總之，幾乎都是老臉，老臉，老人的臉，老人天地的臉啊！

他們老泪縱横，捶胸頓足，好像他們對祖上做了什么錯事，缺德事。

他們氣憤至極，仇視的目光直刺我和母親。

這時，我看到母親手里的那把剪子，那把銀質手柄的剪子，那把兒時她曾用它來給我剪頭發剪腳指甲手指甲的剪子，她全身在顫抖，她的手在顫抖，她的手上的那把剪子也在顫抖……



四

穆香棣想起很久以前聽奶母説過的話：

“……你媽她生下你的時候，是在山野的路上，旁邊沒有一個人，她就親手用那把剪子剪斷了連接她和你的臍帶！我問她，你的男人到哪里去了？她説，因為他從來都是把書拿來倒着看，而且只看字縫，所以官府就把他關進監牢里去了……”

五

大約是一年以后的一天，穆香棣真的就在他父親去世前最后居住過的那房間里給一些人講解弗洛依德關于夢的意義和他的體會了，因為好象不是在夢里，哪些人在場好象他也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又不太象。例如，主要人物有母親、他妻子，還有同事×姓女士、一些新聞界的同事及同行、他小學的班主任×姓女士、中學的班主任×姓女士（一個得了肺病的有着一幅木乃依似的面孔的年紀較大的女教師，一個真正善良的女人。）還有他大學時的輔導員×姓先生，以及在S大學物理系念書時那個喜歡他，而且每次幽會后分手時都要吻他一百次的同班同學的女孩×女士等等，總之，大都是以前教過和教育過他的人，或是和他親近、友好、接近的人，較親近、較友好、較接近的人。總之沒有一個是他所不認識的。但是，他們中間的有些人離我住的地方很遠啦！他們怎么來的呢？

當然，在這之前，要重點向大家介紹兩位女士，那就是……那就是……那就是……咿……咿……咿……好象？好象？好象？好象前面已經介紹過……

穆香棣納悶了，他心里想：

我現在是在一年前呢？還是在一年后？還是在一年前和一年后的中間？

我是在夢里呢？還是不是在夢里？怎么？怎么我在夢里還在做夢？

我究竟是人呢還是鬼？

我掐掐自己吧！哎哟--掐在耳朵上好疼！你看，血都掐出來了，這不是，一個手上都是，黏糊糊的，紅腥腥的，恩，好象還有股鐵銹味兒。

你看，小組長還在向我抛媚眼兒呢，她那玉笋般白嫩的手指頭正在摩挲她的右邊那只耳朵，哎哟--天啦，我下面那個二兄弟又在開始不對頭啦哟！滿眼都是她的那對光溜溜的白屁股……那，那，那才是我心中白天的太陽，晚上的月亮。其他，其他，其他的都是扯淡！你不知道，那是她在向我打暗號，手指頭摩挲她的右邊那只耳朵，就是説，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倆都要去變動物，到，到，到最快樂最干淨的地方。

今天晚上……　　（全文完）

——版權文章，轉載請注明出處——

當你老了

作者：威廉•巴特勒•葉芝

When you are old and grey and full of sleep,
當你年華不再，容貌蒼衰，神思倦怠
And nodding by the fire, take down this book,
溫熱的爐火引得意沉睡昏，那就打開這書
And slowly read, and dream of the soft look
輕讀緩誦，漫憶往昔清澈雙眸的溫柔
Your eyes had once, and of their shadows deep;
還有深深映藏着的不解情懷
How many loved your moments of glad grace,
多少人曾愛慕你的青春模樣，
因迷戀你的歡愉笑顏而沉鬱、憂傷
And loved your beauty with love false or true,
他們也渴望你的美貌，
或是真心實意，或是暗計私藏
But one man loved the pilgrim Soul in you,
但卻只有一人因你的聖潔無暇而傾心相向
And loved the sorrows of your changing face;
更眷戀着你眉眼上流露的暗自神傷
And bending down beside the glowing bars,
他也曾在無力癱坐在壁爐邊上，
對着炙熱的鐵柵欄
Murmur, a little sadly, how Love fled
低聲傾訴自己卑微的衷腸，
“愛怎舍得逃離開我的心房？
And paced upon the mountains overhead
為何迷失在群山之上
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 of stars.
還在璀璨星光中隱匿自己皎潔的臉龐，也不肯低頭相向？
也不肯賞賜一個可憐的目光，
看一眼這低微的愛慕人在向你祈求愛的回望？”